一个民警的“打虎上山”

□ 胡杰

本命年时，刘辉病榻上听了首手风琴曲《打虎上山》，顿感热血奔涌，情难自抑。于是，他便动了买台手风琴的念头。

刘辉属虎，是一名警察。起先，他师范学校毕业，在一所乡村小学当过一年多老师，教数学。赶上公安局招警，他就报名应试。然后，乡村教师，就变成了乡警。他所在的派出所，半山半原。刘辉分管的社区，四个行政村、十几个自然村，全在山里。那会儿，还没有村村通油路这一说。刘辉上坡、下坡，得走土路。像徐家沟这样的深山村子，得晴好多天，人才能进得去。起初，刘辉进山，都是搭老乡的农用车。后来，所里一辆摩托车传到了他的手上，他才开始骑摩托车进山。西马250，当然是旧的。不过，山路太陡，摩托车骑到七里庙，就得搁下。剩下的山路，就靠两条腿了。

一天，山外有老乡来报案，牛被人偷了。有人看见，贼牵了牛，正往山里走呢。那天下大雪，大峪口有个慢坡，刘辉的摩托车连山都没法进。带上两名协警，刘辉仨人一步一滑，徒步就往山里追。追了两三个钟头，跑得满头大汗，终于在十五里庙追上了偷牛贼。

山民，邻县的。口口声声，牛是他捡的。他说，起先，他只是捡了一截绳子。绳子嘛，又不是新的，别人扔地上，他怎么不能捡？可走了一段时间，一回头，呵，绳子后面，跟着一头牛！他说得也不脸红，刘辉就点头，冲他嘿嘿一笑，还给他竖了个大拇指。

甭管咋说，这人和牛，都得再带出山。三个人，一人牵牛，另俩人抓着那人的肩膀。还是一步一滑，往回走。大雪天，牵着头牛回到派出所，同事们吃惊不小。师傅就悄悄告诉他：这一路，到处是悬崖山沟。这么个案子，又立不了功。万一那家伙往山下一蹿呢？刘辉就点头，谢了师傅。其实，他有点后怕，却并不后悔。他是个农家子弟，知道那头牛对于那个村民来说，意味着什么。

冬天，山路不好走；那夏天呢？也不见得好走。板庙子山顶上，住着个老尼姑。一天，老尼失足，跌下悬崖，摔死了。那个地方，鲜有人迹。老鹰把她的一条胳臂都啄成了白骨。从最近的村子到那里，羊肠小道，要走30公里。刘辉出警时，是和一名村干部同行。他们一路挥着镰刀，真的在披荆斩棘。身上、腿上，划满了血道子。上山时，刘辉穿着一条白背心；等下了山，早已汗湿的背心一脱，太阳又给身上晒出了个白背心。

刘辉做事死认真，派出所无人不知。所里的枪械保管员，是个马大哈。有回，刘辉找他说个事儿，推门，人不在，却见枪掉了一地。这枪是怎么掉出来的？有没有少？有没有别的人进来过？刘辉就守在这门口，不停地给马大哈同事打电话。等了俩小时，马大哈回来了。当面检查核对完毕，刘辉才离开。

当然，当警察的，做事认真、执着，是会开花结果的。这不，刘辉调到分局刑侦大队，当了中队长，搞案子就开挂了。

东桥村有一村民，二杆子，在邻村有个相好。一天，相好的丈夫终于发现，自己帽子绿了，就把老婆暴打了一顿。这个女人不省油，一气之下，就给二杆子相好打了电话，哭诉。二杆子正精虫上脑，一听，肺就炸了。马上借了辆车，拉了四五个人，登门问罪。那个丈夫被强行拖上车，拉到没人的地方，一顿臭揍。谁知，人多手重，竟把人给打死了。这伙人一怯，就商量出个馊主意，拿车从尸体上压过去，伪造了个肇事逃逸现场，跑了。

技术员提取到的车辙印，并不完整。连它来自什么样的车型，一时都不能确定。作为侦查员，刘辉他们查这案子时，就费了老劲。抛尸地点在一家商砼公司门前。进出过这家公司的，有90多辆机动车、100多名司机。一一查了一遍，毫无进展。有天，刘辉经过一个修车铺，发现一个正在修理的农用车，一个轮胎跟另三个不一样。一比较，这只不一样的轮胎花纹，跟案发现场印下的车辙印，竟然十分吻合。刘辉带人就地设伏，守来了车主。通过车主，很快找到了案发当晚借过这辆车的那个二杆子。原来，这辆农用车在外面换过一个轮胎。而这是种轮胎，不是正规厂家生产的，市面十分少见。尸体上的车辙印，正好是这个车轮留下的。拿着那张车辙印照片，刘辉天天琢磨，把特征烂熟于心。所以，才能一眼认出它来。为这起案子，刘辉立了他平生第一个个人三等功。

30岁那年，看上去强壮如牛的刘辉，体检时却查出了癌。第一次肝脏手术后，领导照顾他，让他在刑侦大队办公室做些内勤工作。可是，世界上最怕认真二字。哪怕就是在办公室接接电话，他也能接出点名堂来。

一天傍晚，临近下班，刘辉接了个四川口音的电话。线路信号不好，只是隐约听到了“爆炸装置”几个字。让人家重新打过来，信号仍然不好，只是模棱两可地听出，一个跟爆炸装置有关的人，似乎正坐车往西安方向来。楼道里，办公室关门的声音，已经接连响起。搁别人，这会儿谁还在意这样一个没头没脑的电话呢？刘辉娃还小，家里，一堆的鸡毛蒜皮等他忙呢。反反复复地把电话拨回去，打了十几分钟，对方的手机始终没有信号。至此，按说他已经尽了职，下班回家，完全说得过去。要知道，他还是个癌症病人呀。可是，刘辉却放不下这事，跟带班的副大队长做了汇报。警情汇报上去，分局领导也挺当事儿。在山口，民警就加强了设卡盘查。这期间，那个失联的手机，终于重又拨了过来。原来，他们是四川的刑警同行，在抓捕一个利用爆炸装置致人死亡的歹徒。他们追到秦岭山中，发现歹徒已经坐长途客车往西安方向逃跑。给刘辉他们刑侦大队打了那个电话之后，他们的车子就驶入了信号不好的山区路段。因为警方处警及时，那名歹徒很快在沣峪卡点被抓获归案。

类似的事情，还发生在刘辉调到交警大队车管所之后。尽管，他在这里只干了一年多。30岁之后，癌细胞在刘辉体内不断扩散。高血压、糖尿病等并发症，时刻折磨着他。医生在做肝脏手术的同时，也切除了他的胆囊。刘辉的体重，掉了50斤。领导是为照顾他的身体，才把他调到车管所，朝九晚五嘛。

在往电脑上录入机动车发动机号、车架号的时候，民警可以在网上进行盗抢机动车检索。那会儿，宽带还不行。因为网络速度原因，检索起来有时会很慢。再说，刘辉的这个岗位并不需要逐车检索，跳过这一步骤，对他的工作毫无影响。但是，对自己经手的所有机动车，刘辉却逐一检索，一个都不能少。结果，一辆长安之星，就被检出是一辆被盗车辆。

这辆车是春节期间在韦曲街道上被盗的。窃贼伪造了相关手续，把车卖了出去。新车主并不知车的来路，便光明正大，跑来检车。在机动车检验这一环节，这辆车，也是车管所多年来查获的惟一一辆盗抢机动车。

论工作，刘辉没的说；可论生活，同事们也觉得，刘辉没啥可说的。在大伙儿眼里，刘辉就是一个十分枯燥的人。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他也没什么应酬。有人听说他象棋下得不错，但很多年里，也没见他再跟谁下过。

其实，刘辉原本是个很有情趣的人。琴棋书画，他样样都能来两下子。上中学时，他曾经花80元买过一把吉它。为此，暑假里，他曾进过一箱冰棍，在村里卖。刘辉够狠，自己一根没舍得吃，也不肯给弟弟吃一根。最后，这箱冰棍，他挣了将近十元钱。那时候，刘辉在乡上上学。每个月，父亲给他三元钱零花。为买吉它，他把这些钱都攒了起来。除了会弹吉它，刘辉还会吹唢呐、拉胡琴。有回村上有人办丧事儿，请来了吹鼓手。刘辉把人家的长号拿过来，当即吹出了调调。以至于乡亲们都认为，刘辉以后书念不出来，当个走村串乡的吹鼓手，照样能吃香喝辣。

当警察之后，刘辉把这些兴趣爱好统统收了起来，像天冷了必须收起凉席一般。过去喜欢练毛笔字，他家的春联年年都是他自己写；后来，他一笔漂亮字儿，用来填了工作台账；过去爱下棋，后来，他早就不愿在这事儿上消磨时间。至于乐器，他也早就不摆弄了。从警14年，他获得过17项荣誉。这都是他全身心投入，换来的。

最后一次住医院动手术之后，病床上，刘辉却突然跟人念叨，他想买一台手风琴。

刘辉日子不宽展。买下单位分给他的那套经济适用房，他借了十几万；生病以后，前后几次手术，他又花费了十几万。他的妻子没有正式工作，以推销保险为生，有一搭没一搭；儿子又已经在上初一，半大小子，吃穷老子，也正是花钱的时候。加上老人身体也不好，母亲走路还在拄棍。一打听，手风琴最便宜也得3000多元，他就没再吱过声。

手术5个月后，刘辉的人生，就画上了句号。据说，陪伴度过最后时光的，是一首接一首的手风琴曲。有《纺织姑娘》，有《山楂树》，当然，也有京剧版的《打虎上山》。

刘辉，原陕西省西安市公安局长安分局民警。2010年10月26日病逝时，年仅36岁。

（作者单位：陕西省西安市公安局）

小镇警事

□ 邱毅

小镇，位于淮河以北的潘集区，作为我国中部地区重要的工业城市，这里建设了安徽淮南近一半的煤矿，镇子边上有条小河，叫泥河，所以这里有了一个十分接地气的名字——泥河镇。

派出所位于镇上的一座煤矿内，占地不大，人数不多，负责着这座煤矿两个矿井及周边的治安稳定。两个矿井相距近20公里，辖区职工人数近万人，警车每天在两个矿井间往返奔波，处理着煤矿大大小小的警务工作。

小镇虽地处偏远，各种警事却不少，虽然更多时候都是些邻里纠纷，盗窃打架的事，但警务工作就是这样，事无巨细，我们对待每一起警情都会百分百的努力。

捉拿“狗贼”

有年6月，刚入夏，所里接到一起报警，报警人称自家养的大白鹅和鸭子死了七八只，凶手是两条大狗，一黄一黑，团伙作案。我们出警后赶到现场，看到我们来了，另外几户村民也立马围了过来，向我们告状，自家的鸡鸭鹅没少被祸害，都是这俩“狗贼”干的，这俩咬死家禽后，有的吃了，有的弃之而去，村民围堵了几次都没有成功，妥妥的作案“老手”。了解情况后我们举目四望，村里四通八达，现在这俩“狗贼”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如果不及时逮到，趁夜黑风高又出来“作案”，村民财产还会遭受损失。就在这时村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线索，村子附近有个公司，大院里养了几条狗，平时也不拴绳子，有人见过“狗贼”就从那里跑出来的。得到这个线索，我们立马赶到该公司，找到单位负责人询问情况。一开始对方拒不承认，我们就直接找到公司后院，果然瞅见那两只狗吃饱喝足搁那儿晒太阳呢，即便这样，对方还不承认，问其要监控，说坏了。于是我们又来到旁边砖厂，这里与该公司门挨门，我们就从那里调取监控，经过仔细查看，终于发现深夜时分，俩“狗贼”悄摸出了大门，晚些时候又回来了，大黄嘴里还叼着只死鸡。

狗赃俱获。公司负责人看了监控后只能承认，说是工作疏忽，我们带着村民们一家一家算清损失，公司也作了赔偿，最后我们非常严肃地告诉该公司负责人，这两条狗一定要拴起来，否则以后发生类似情况咬到了人，就不一样了。对方连忙点头答应。前段时间，我们出警又去了该公司，看见那俩兄弟在院子角落拴着呢，看我们的眼神也“怂”了许多……

“不翼而飞”的胶鞋

去年冬天，我们接到煤矿里一位工人师傅的报警，说是自己放在仓库里的十几双胶鞋被偷了。我们赶到现场后，了解到“被偷”的胶鞋还不是新的，都是穿过的，该仓库里还有许多电缆和其他物品，我们就很奇怪，这个贼放着值钱的东西不拿，干嘛跟这十几双旧胶鞋过不去？可刘师傅和张师傅拍着胸脯信誓旦旦地表示，就是被偷的，还跟我们说了昨晚是如何如何把胶鞋放到这里，又如何如何锁门离开，说得有鼻子有眼，颇有画面感……看俩人这么肯定，我们就查看了周边环境，这个仓库外还有几个仓库，平时都是放机械设备和废旧材料的，这边正好是监控死角，我们就想着假如胶鞋真被人偷了，估计还得放在附近，想带出去不容易，煤矿大门还有安检呢。想到这，我们几个就在这个常年没人打扫的仓库里翻找，这里物品杂乱，灰尘很大，翻了一个多小时也没找到。就在这时候张师傅悄悄对刘师傅说：“会不会放到油库那边了？”我们一听，不用说，八成在那呢，一去果不其然，十几双胶鞋正安安静静的呆在那呢。看我们灰头土脸的，刘师傅和张师傅有点不好意思，说耽误我们时间了，我们摆摆手说无妨，有问题能第一时间想到我们是对我们的信任，不过以后遇到这种事得想清楚了，真把自己急出个好歹来就不划算了。

谁先动的手

前些日子我们处理了一起井下打架的警情。俩人是一个单位的同事，平时在井下干活也都在一起，那天夜班，俩人因为拉东西时谁出力谁不出力的问题动起手来。其中一方，人高马大，另一个身高体重差了一截，不用说，个儿矮的那位吃亏了，胳膊都折了。本来挺简单的一个事，可大个子却说小个子先动的手，小个子不认。打架这种事，谁先动手谁理亏啊，责任也更大一些。既然双方各执一词，于是我们就把井下的监控找来看，由于光线昏暗，双方动手时的画面实在难以看清，所里眼神好的全上了，轮番去看，终于发现还是大个子先推的小个子。为确保不出错，我们又把当班的工人一一喊来询问，做笔录，最后百分百确定是大个子先动的手，所以大个子责任更大一些。不过谈到具体赔偿时，小个子要价就有点多了，大个子当然不肯，双方关系十分紧张。于是我们又多次给双方做调解，还找来两人单位领导做思想工作，终于小个子也不再狮子大开口，说这样做是因为自己咽不下这口气。后来大个子态度诚恳地道了歉，小个子也谅解了。再后来，小个子还给我们送了个锦旗，现在还在联调室墙上挂着呢。

以上几件警事只是我们日常工作中最普通的几件。小镇上，通常见不到电视上那些轰轰烈烈的大案，但这些看似琐碎的小事却记录着身为警务人员为保一方平安所做出的努力，这些警事既是工作，也是纽带，把我们和群众的心拉得更近了。

（作者单位：安徽省淮南市公安局淮舜分局新毕派出所）

我的法庭记忆

□ 叶斌

迄今半生，由来到法院工作前后一分为二。前二十余载，求学求知，很快一晃而过。这二十年，忙忙碌碌，竟也倏忽而逝。是的，我到合川法院工作已二十年。而法庭，则是我法院生涯的起点。

2002年底，我去往的第一个法庭名作七间，是一个典型的乡村法庭，辖区偏远，内有号称本地西伯利亚的燕窝、二郎等乡镇。虽已做好在乡间吃苦的心理准备，但沿着逼仄的楼梯上得楼来，瞥见宿舍木床上的稻草时，仍略觉心惊。好在铺好床，裹着铺盖卷在凛冬里竟也温暖舒适，安睡到天明。

其时正当中国加入世贸次年，富强中国蓄势待发，乡土中国仍原汁原味。法庭收案随农事与乡镇生活节律而涨落。每逢赶场天，十里八乡民众从各处涌来，平日冷清的街市热闹非凡，叫卖声与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鸡鸭喧闹不绝、生榨菜油香漂四里、银行网点排起长龙……这当儿，法庭入乡随俗，一时门庭若市。待到农忙时节，法庭也应时进入办案闲时。近年基层群众维权意识苏醒扩张，经由诉讼解纷成为常态，法庭工作忙闲界分已日渐模糊。

在法庭经手、承办的千余案件，虽以家庭纠纷、邻里琐事为主，但千案千面，夫妻反目、父子成仇、兄弟阋墙，个中百味人生、千般际遇、万种纠葛，无一不是乡土中国各种样貌的烛照与映射。办案即断是非，观世相，味人生，至今犹记耄耋夫妻冰释前嫌相拥而泣、父子幡然悔悟重归于好等动人瞬间，然更多案件单调平凡，间或遭遇威逼利诱、人身威胁，都需要法庭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慨然以对。

法庭也有风轻云淡的驻庭生活。曾经无数个午后黄昏，于院坝凝神驻足，沐暖阳微雨，聆鸟啭莺啼，观花开花谢。当年那一颗李子树，落英缤纷后硕果累累，生脆清甜，如仍安在，想必已冠盖如华。曾植下的彼岸花，取其先开花后萌芽，花与叶永无交集，宛若隔世之意。恰似曾经青春的我投身法庭，而今已然中年的我仍与法院相守，两者并不曾谋面，然都是不同面相的同一个我的不尽延续。

法庭是法治中国与乡土中国的激荡、碰撞、融汇之所。遍布华夏大地的人民法庭，如寂夜中盏盏明灯，点亮法治中国的广袤疆域。栖居其间的法庭人，如奔流于明灯中的不竭动能，诠释乡土中国具体而微的法治实践，成就扎根乡土的法治中国。

那些聚散离合的法庭人，来来往往的当事人，曾经工作过的法庭的一砖一瓦，一木一草，或欣慰或怅惘的法庭陈年旧事，都与我相熟相知，历久弥新，或达成某种和解，成为记忆深处不可分割的一处注脚，一份珍藏。

谨以此文回味过往的法庭岁月，致敬曾经、现在以及将来的法庭人。

（作者单位：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法院）

斜阳下的电动车

□ 胡甸

请为我唱一首牧歌
那种已经消逝在
历史长河中的田园牧歌
请在春日的黄昏
让远古的风带我回到
从前农耕的年月
我的电动车是我的牛马
宽阔的马路是乡野的阡陌
远处的高楼同繁华的闹市
在我的一回首一个恍惚间
就成了天苍苍野茫茫
就化为春花垂柳清江曲溪
母亲在纺车前劳作
父亲挑着柴从山中归来
家家升起袅袅的炊烟
我的电动车是我的牛马
春日的黄昏带我回到田园

（作者单位：浙江省绍兴市消防救援支队）

浩然正气

篆刻作者 杨文军

绿阴冉冉遍天涯

□ 杨金坤

文友阿二在朋友圈上传了一张满地落红的图片，并附上“门外无人问落花”一句文字，满含惜春、怜春、别春的伤感和惆怅。

我知道“门外无人问落花”出自宋代曹豳的《春暮》，为此我回复了此诗的“绿阴冉冉遍天涯”。

孟春、仲春和暮春，是春天的三个阶段，分别在农历一、二、三月。“雨生百谷暮春至”，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谷雨，便是暮春的信号，提醒人们收拾起春天的心情，迎接夏天的到来。

在我看来，暮春，正是人间好时节。

暮春时节，虽然“百般红紫斗芳菲”的花儿们累了，纷纷坠下枝头，但以绿色为主旋律的绿意，却正在倾泻人间。你只要随意地走出家门，就一定会收获意想不到的惊喜。不管是马路两侧、渠河岸畔还是田园地头，只要你稍稍留神，你都能发现那绿绿的颜色，浓郁，湿润，温柔，舒然，热烈，成为你视线里一道道长长的风景。那些平日里，被你忽视的一棵树、一株草、一片风景乃至于一声鸟鸣、一缕风、一米阳光、一阵雨，所有的一切似乎都带着绿意，让你兴奋不已、怦然心动。

护城河边那被烟柳绿染的长廊，蜿蜒绵延，风拂柳摇，柳枝吻着碧波，涟漪浅浅荡漾。岸边的草丛中，一只小猫优哉游哉追逐翩跹起舞的蝴蝶；长廊的绿色里，沐浴着夕阳拄着拐杖相互搀扶的老人相视浅笑；流淌的河水中，一叶纸船载着阳光在碧波里漂流。这绿给了暮春别样的美丽，是那么的清新自然，是那么的质朴无华。一如最温润的玉，纤尘不染、晶莹无暇，将大地渲染得如此美妙，处处洋溢着希望与生机。

果园里，初桃带着浅白色的毛绒，爬上了枝头，杏儿们争先恐后地，在树叶间打闹着，刚长出来的樱桃，青青地、绿绿地，一个个躲在叶子下面。远处田野上，一头大黄牛正低头啃着绿草，或许是过于甘美，任主人怎样驱赶，它仍不愿意抬起头来。所有这一切，都呈献给人们一派踏实的感觉。

我想，暮春，不再是蹒跚学步的早春，也不再是热烈奔走的仲春，而是活得明白之后的睿智，不慌不忙地享受着生命的愉悦。

在这美好的暮春时光里，我忽然懂得了如何做自己：收拾起心情，结出自己的果实。因为错过了，将又是一年。

（作者单位：山东省临清市人民检察院）

送春天

□ 马晓炜

作家李国文说：“春天是不知不觉来的，她走的时候，也是悄没声儿地离去。”与“无边落木萧萧下”的秋天浩大声势相比，春天的离去着实显得有些低调，低调得似乎能拧出水来。

春天越是如此，越惹人怜爱，从古至今，我国的文人墨客对它的书写，一直不曾间断，留下了一首首惜春的古诗词：“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惜春只怕春归去，多插瓶花在处安。”“风急花飞昼掩门。一帘残雨滴黄昏。便无离恨也销魂”等，就连曹雪芹也不例外，他在《红楼梦》中巧借贾府小姐“惜春”芳名，无声地向人们诉说着对江南烟雨朦胧落花天凄惨伤春之情。

与土地朝夕相处的爷爷，虽然没有文人的那种闲淡细致的惜春叹春雅兴，粗糙的生活中却怀有一颗感恩的心，于“布谷飞飞劝早耕，春锄扑扑趁春晴。千层石树遥行路，一带水田放水声”的盛大农事中，用自己特有的方式，热火朝天地送别春天、拥抱夏天。

节气到了谷雨，春天就要走了。一直靠节气安排农事的爷爷，到了这节骨眼，十分忙碌，村前村后哪怕柳絮如花烂漫飞舞，绿满山川青满眼，杜鹃夜啼，蜂嘤蝶绕，处处是一派撩人的景象。不解风情的爷爷从不为最美四月天所动，经常挂在嘴边的是：“谷雨前后，种瓜点豆。”“谷雨种棉花，能长好疙瘩。”“谷雨栽上红薯秧，一棵能收一大筐”……

其实，对于爷爷而言，进入暮春，农事活动到了最紧要的关头，一点儿都不敢怠慢和马虎的。俗话说：“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置身锦绣春色里，他好像只有起早摸黑赶牛犁地、移苗插秧、浇水施肥，才能不辜负春日大好时光；好像只有那一颗颗种子被他虔诚地植入温暖的土地，才觉得生活有了盼头；好像只有看到自己一身土、满手泥，才觉得与土地亲得热乎、爱得深沉……

爷爷不知疲倦地忙碌，经常连个招呼都不打，就雄赳赳、气昂昂地扛着农具出门了，大半天见不到他的身影是常有的事。受到爷爷的冷落，这对于平时像跟屁虫一样不离他左右的我来说，甭提多有意见了，甚至还在心底怨恨起了他。

孩童的忍耐是有限的。那天爷爷回家刚放下锄头，我气呼呼地嚷：“爷爷只稀罕庄稼，不喜欢俺！”爷爷非但没有生气，还笑呵呵地说：“俺顶稀罕乖孙子的，等料理完手头的活儿，将春天送走，一准儿陪你闹腾。”

听说爷爷要去送春天，我失宠的心情随之烟消云散，手舞足蹈地喊着与他一同前往。

爷爷嘴上说欢送春天，其实于他内心深处，是不舍的，他从早到晚耕种，只为抓住春天的尾巴，用勤劳的双手留住美好春光，也留住秋天的收获和全家的冷暖。

裹着纷飞的细雨，我跟着爷爷走在田埂上，举目而望，看到菜地里那棵樱桃树，枝上挂满了红彤彤的果实，像是串串欢庆的鞭炮；梧桐花也站在树梢上，举着紫白色的小喇叭，像似在吹奏欢快的乐曲；田埂上的蒲公英，个个高擎着一粒绒球，像似缤纷延伸的地毯；新翻土地上播下的种子，延展出片片嫩芽，笑语盈盈地鼓着掌……

“你瞧，它们同我们一样哩，都在送别春天呢？”爷爷的话意味深长，那一刻，我想春天一定听到了。

（作者单位：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委政法委）

漫画/高岳